

直接民主投錯票!

英國以「公民投票」(referendum) 決定是否脫離「歐洲聯盟」, 結果出人意料, 「脫歐派」險勝「留歐派」, 舉世震驚。英國脫歐帶來的經濟衝擊難以估計, 當初大力鼓吹脫歐的政客也一時無法適應。此事對於西方的政治科學也有深遠的影響, 因為許多英國選民在投了「神聖一票」要脫歐之後, 很快便後悔。原來有選民贊成留歐, 卻故意投脫歐一票來表達對現政府的不滿! 現在在木已成舟, 英國執政保守黨的官員一再強調, 不可能再有第二次公投! 英國是所謂「老牌民主政體」, 怎麼這些原本應該是高質素的選民竟會糊塗至此? 於是西方歐美民主制度, 又或者「英式民主」的優秀, 又成為學術上的熱門討論話題。無良政客一天到晚要訴諸公投, 結果選民並不是英國政壇「精英」想到那裏聰明, 那麼了解自已投這一票的意義。世界各國的旁觀者又是否可以批評英國選民的質素差劣, 不配有這樣投票決定國家前途的權利?

「英國」現名「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簡稱「聯合王國」。「大不列顛」包括英格蘭、蘇格蘭和威爾斯三部分。中國人間常有講什麼「英倫三島」, 其實「英國」只得大不列顛和愛爾蘭兩島, 愛爾蘭在南部脫「英」, 自成一國, 在此之前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和愛爾蘭都屬「大英帝國」(實為大不列顛帝國)。四處地方各有自己的語言, 只因

許家屯在美國去世了, 得享百歲高齡, 算是他的福氣。他晚年希望落葉歸根, 回到祖國養老, 我曾著文表示同情。雖然對於許家屯的為人, 憑在香港的多次接觸, 覺得他更像一个資產階級政客, 而並非一個度量的共產黨員。而且有關他的私生活, 更多傳聞。他退休後仍作為重要「封疆大吏」, 被派來港, 更為許多人意料所不及。而當年與他共事的江蘇省官員, 如惠浴宇等, 都曾向中央告狀, 指出他行為的不當之處。但不知為何他仍能在港工作多年, 屹立不動。如果不是「六四」事件, 出逃美國, 他是在港或深圳等地養老善終的。

他晚年要求回國, 按照中國人的傳統道德, 一個人早年雖然犯錯, 但已達風燭殘年, 應予諒解, 讓一個老人落葉歸根, 也不為過。

不過, 據聞早年楊尚昆訪問美國, 曾要許家屯乘搭他的專機回來。許家屯卻不敢應命, 怕回國後遭受清算。可見他對於公家, 都有把柄讓人家捉住, 只好留美不歸。

許家屯去美之後, 卻在台出版兩厚冊的《許家屯香港回憶錄》, 這是有代筆, 但也透露了不少內幕, 不過經過潤飾, 總是自己說好話。當年要派人來港作為中央駐港機構主管, 聞說原是要派外交專家何華前, 但據說臨時許家屯, 突然轉為派退休老幹部, 又不熟悉港情, 許家屯, 內地和香港都感意外。而許卻因退休後忽然被付以重任, 眾人更不明所以。不過此人頗有應付新任務的能力, 來港後相當活躍, 與上層人士有來有往, 使當年社會知名人士廖瑤瑤頗為「吃醋」, 認為她是解放初期愛國著名女律師, 卻反被冷落在一旁, 因而演出在公開場合大罵駐港頭人周南的一幕, 當時還是我出來打圓場。

往事已經如煙, 廖瑤瑤早已作古, 周南仍在北京養老, 許家屯則剛去世。人事幾番新, 正是「一代興亡朝復暮, 江風吹倒前朝樹」(儒林外史)。

許家屯與香港

許家屯在美國去世了, 得享百歲高齡, 算是他的福氣。他晚年希望落葉歸根, 回到祖國養老, 我曾著文表示同情。雖然對於許家屯的為人, 憑在香港的多次接觸, 覺得他更像一个資產階級政客, 而並非一個度量的共產黨員。而且有關他的私生活, 更多傳聞。他退休後仍作為重要「封疆大吏」, 被派來港, 更為許多人意料所不及。而當年與他共事的江蘇省官員, 如惠浴宇等, 都曾向中央告狀, 指出他行為的不當之處。但不知為何他仍能在港工作多年, 屹立不動。如果不是「六四」事件, 出逃美國, 他是在港或深圳等地養老善終的。

馬圈兩重要女性

昨天七月十日是本年度香港賽馬日, 我並非馬迷卻也留意到圈中兩位重要的女性, 第一位是去年九月六日首度在香港上陣出賽, 十日已贏得首場頭馬的阿妹蔣嘉琦, 她也是自千禧年五月余詠詩退役之後, 首位獲發香港見習騎師牌照的人氣女騎師。另一位是羽毛球高手, 現任香港見習騎師學校校長 Anne 校長。Anne 校長, 她直言如果即時結束這任務, 也會感到這是個完美的句號, 特別是在嘉琦加入之後, 因為以往她不能走進宿舍, 那是全男班的地方, 現在她可以了! Anne 回想二零零九年第一次接觸蔣嘉琦, 印象一般, 後來她堅毅勤奮, 不怕吃苦, 是「天生運動員」! Anne 最欣賞阿妹那種總是沒不經意, 沒有被勝利衝昏頭腦的態度, 最難忘那次阿妹策騎「君子協定」受傷, 經檢查後, 驗出手指骨裂了要養傷兩個月之久, 在此期間她沒有鬆懈, 一直爭取改善自己技術的不足, 自我加強訓練, 再出賽時令人眼前一亮, Anne 非常感動!



陳念慈(左)、蔣嘉琦(中) 作者提供

拾古記

將拾荒進行到底——錢兄總說。聽起來好像多難, 其實不過一瞥問, 就看到了德清窯原始青瓷殘片、南宋梅子青蓮瓣碗殘片、宋影青斗笠蓋殘片、或宋代葵口碗殘片、南宋龍泉蓮瓣碗殘片、五代北宋越窯鉢或者罐子殘片、宋元粗瓷碗底殘片……杭州是六大古都之一, 文化沉積層深厚, 修路建橋或者隧道施工, 地被深挖, 這些東西就被翻了出來, 甚至綠化帶填埋的渣土, 也藏有這些古代瓷器殘片。至於運河, 為了疏浚清淤, 更常見這些東西。古時人們洗碗、洗盥, 洗罐子, 手上不小心, 器物就掉進了河裡。或者運瓷器的船沉了, 一挖到, 就是一船的古物。那時候的驚呼、嘆息、惋惜、沮喪、哀告, 變成了現代人的驚喜。錢兄就這麼做起了拾古者, 翻閱他的微信朋友圈, 是有趣的。

拾荒, 是需要眼力的。錢兄在朋友圈裡說道: 「拾荒是技術活, 要不斷提高自身的專業素養, 才能成為一名專業的拾荒客。拾荒客要能通過一些特徵清楚分辨年代、窯口、器型, 才知道哪些值得檢。比如, 龍泉窯都容易看懂, 年代宋也基本沒有問題, 至於是什麼器型以及南宋哪個時期、具體哪個窯口, 僅憑這麼小一片來判斷, 還是需要豐富經驗。刻蓮瓣, 表面用竹篾刻細直條紋, 這是南宋早期的工藝。器型就是最後那個蓮瓣碗。」

隨著每一段介紹之後, 附上拾荒得來的瓷片細節圖, 還附上完整的蓮瓣碗圖。

錢兄通常就是埋著頭走着路吧, 突然看到一個碎瓷片, 半掩半埋在路邊的泥土裡, 就拍了照片發上來, 仔細分析推斷。

「以下圖這種狀態, 來分辨年代窯口, 對一個像我這麼專業的拾荒客來說是很簡單的。這兩個, 一個元龍泉, 一個明龍泉, 怎樣一眼辨別呢? 關鍵就在足圈: 元代墊燒的墊餅是墊在足圈的, 明代墊餅是墊在足圈裡面的。而元代和宋代的區別在於宋代精, 元代粗。所以, 前一個整個足圈都無釉, 又胎體厚, 足圈寬大的龍泉殘片是元代的, 而那個足圈有釉的就是明代的龍泉碗殘片。」

他隨時可能遇到, 也就隨時可能發一次, 像我們這種好奇又沒有時間專門學習的人, 就可以利用零散的時間薰習一點古氣息了。至少, 訓練一下眼力, 參照這些「到代」的古瓷殘片、紋飾線條的氣韻, 對比東西老不老、好不好, 一目了然。

「文一路隧道施工, 出門就撿到宋代黑白雙煞, 建盞殘片和影青殘片。」

「路過綠化帶, 老遠就看到草叢裡閃出一道玉樣的綠光, 估計是南宋鼎盛時期的龍泉梅子青殘片。」

「拾到紫砂壺殘片, 猜器型。」

「前段時間, 在古玩群裡, 我曾經說過: 有些東西, 你就是離它一丈遠, 依舊能一眼認出它的窯口年代。就像這片, 雖然它淪落紅塵, 淤泥中只隱隱露出一絲, 但是宋瓷那些釉色極致之美, 那份寧靜與恬逸, 依舊會深深地吸引你的目光。除了極致的釉色外, 那揮灑又婉約的寥寥數筆刻畫, 使我們能夠充分領略到宋人對生活、對美的追求。輕撫殘瓷, 追憶古人, 當代人心中心中那份浮躁會悄然褪去。」

「當代人」, 寫下這篇微信的那時那刻, 當然只能是他這個人。比如我, 就沉不到那麼靜的狀態去除浮躁, 只能從語言文字和知識中感受到絲毫, 只能嚮往。

古物, 要見多了, 沉浸於它, 和它對話, 才能嗅出它靜靜散發的韻味和氣息。

錢兄提到, 宋瓷器釉色美, 純潔簡單, 而很花功夫的蓮瓣碗殘片卻容易撿到, 說明在當時很普及。明代人說宋代人太精緻, 宋朝社會富裕, 老百姓對生活要求很高, 日常用品也追求美觀, 無時無處不體現出對美有着深刻的欣賞。

古代傳統講究傳承, 破舊立新是需要一番刻苦學習的, 不似現代人, 基本東西沒有學會, 就標新立異。錢兄指着面前一個黑色粗厚的公道杯說, 這種手工工程的東西, 粗看好玩、抽摸, 但是不好用, 也不好湯色, 器型也不耐看, 還不如用玻璃的。

器物, 是言說着時代變遷的。唐皇室飲茶, 多用金銀器, 但陸羽在《茶經》中比較各地瓷器,

看重推崇越窯, 除了越窯「類玉」、 「類冰」

外, 還因其「青」, 「青則益茶」。在唐代, 已有深諳茶道的人認為金銀茶具會影響茶湯的湯色和味道。北宋文人皇帝趙匡胤也深愛茶道, 寫過《大觀茶論》, 認為「盞色貴青黑, 玉毫條達者為上」, 因宋朝鬥茶風氣興盛, 黑釉斗笠建盞適宜在鬥茶的時候查看乳白顏色的茶湯和湯花, 「兔毫連盞盞雲液, 能解紅顏入醉鄉。」(趙佶《宮詞》) 紫砂類茶具直到明代, 喝茶方式改為泡茶了, 才開始風靡。不過已稍嫌傾倒茶和茶具的位置, 「養壺」概念出現了。其前的人, 認為紫砂茶具是不宜用來喝茶的, 它不僅吸茶味, 自身還帶有泥腥氣。

也有些器物器型幾乎不隨時代變化, 比如用來醃菜的胎土粗重的罐子, 錢兄拾到了宋元的, 如何分辨呢? 看澀圈的刮釉。為了降低成本、提高產量, 一個匣鉢內是罐子疊放着罐子的, 就需要在罐底刮去一層釉。這種疊燒刮釉產生的澀圈是辨明年代的方法之一。另外, 古代器物用竹片修足, 手工操作, 其線條粗獷、韻味十足, 是現代機器無法與之相較高下的。對於我這樣的初學者, 僅僅為了找到這點區別, 嗅出這樣的氣息, 練出這樣的眼力, 已令我覺得和歷史發生了聯繫, 回到了過去。

錢兄並非姓錢, 可是大略好古之人, 對於錢的態度都是如此極端的吧: 忽而仰著頭, 睥睨天下, 金錢當然是糞土, 然而, 又錙銖必較, 一分錢是九分錢發生質變的轉捩點, 當然重要。因此, 我給他取姓「錢」。

沒私隱的世界

通訊科技發達帶來溝通上的許多方便, 令咫尺天涯的人瞬間聯繫起來。不過, 使用通訊科技的人若不懂尊重別人私隱, 把侵犯私隱當成理所當然的話, 人的自由無形中變得愈來愈少了。

經常遇到以下情況: 和朋友在某場合碰面, 大家隨手舉起永不離手的電話拍下一頓照片以資留作紀念, 短促寒暄幾句便分別忙於於其他人打招呼, 同樣的情況在同一場合重演多次, 也忘了跟多少人合照過。還未來得及坐下來, 手機內的電郵已通知你, 誰人和誰人在社交媒體內對你的合照給了一個「讚」! 於是世界各地的朋友都知道你何時何地跟什麼人碰上了。

最令人不安的是, 經常有一些私人聚會的照片被放到社交媒體去, 為何要公諸於世? 我不一定想所有人皆知我的私人交往。

我對這等沒意義的行為極感不滿, 「為何不事先徵詢我, 在我同意下才放到社交媒體上? 這是尊重啊, 我也有隱私權!」奇怪的是, 很多身居要職, 甚至是大機構公關部門主管, 卻連這些基本的禮貌也不懂。我不計較朋友個人儲存合照, 只是現在的社交媒體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也可以看到互相一個「讚」或表態的內容和照片, 這樣社交媒體互相招徠廣告獲利, 但涉及的就喪失了個人私隱, 任何人都可以取得他們的資料, 照片不知會傳到什麼人手上作什麼用途。

不懷好意的人甚至可以悄悄地勾了別人的電郵聯繫或電話錄; 從手機照片所顯示的地點及日期中, 對別人的行蹤了如指掌; 在電子地圖功能中, 又得知什麼人身在何方。

有幾位朋友, 因家人的疑心以致千百計從其手機中索取行蹤和交友資料, 以致破壞夫妻關係, 令大好家庭破碎; 有人因公事機密也被盜取而丟了工作; 有人索性離家出走。

不懂尊重別人手機的私隱權, 會造成極大的殺傷力, 自己也會成為受害者。

對人不對事是「小學雞」

與朋友聊起為何反對派整天針對梁特首? 經常對人不對事, 連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都忍不住出聲批評: 「早期的版修訂條例及最近的醫委會草案, 原意是回應民意改善政策, 根本不涉政治問題, 相關業界亦已有共識, 但偏偏去立法會「埋門一腳」, 卻有政黨及議員因不滿某人做特首等政治理由, 突然反骨不惜犧牲廣大市民利益。這些是「小學雞」、不負責任及不顧大局的表現, 我很沮喪。」其實除了反映不負責任、低水平外, 更明顯反映出他們做議員的目的是拖垮政府, 絕非為港人做事。所以現在多了人想移民, 政府非要負責任, 搞到香港不安寧的議員, 社運政客才要負主要責任。淺略分析他們為何那麼恨梁特首? 人「上台就叫他下台, 只能說他們知道「這個特首夠硬淨, 不好欺負」, 所以千方百計抓他痛腳, 向他潑污水, 凡是能提出的都歸咎於他身上, 幸好特首真夠硬淨, 否則又要「換人」, 似乎中央也看透了香港政壇的人水準去到哪水平, 有些所謂「民意」代表只是玩把戲, 每個特首他們都不滿意。看看有實際經驗特首適合的林鄭司長的評論, 曾非同一陣營, 反對過他的何柱國、林建岳都變成支持他, 他就知道。俗語說「海上扒龍舟, 岸上有人見, 有誰支持, 有誰偷懶都一清二楚。在市民角度, 不少人感受到他在努力為港工作, 反應很快, 只是社會泛政治化的環境讓

無聊的時代

這種現象在最初並沒有引起小狸的太大注意, 因為睡覺可能是人生中最能補腦, 發呆很可能是享受放空或思考之前, 聊天則更可能是源於恰逢知己。但隨著時間流逝, 尤其是進入加班階段後, 睡覺的已明顯看出早已睡飽卻仍在堅持, 發呆的並沒有享受因為臉上已露出各種煩躁, 聊天的也不是發呆因為正滿腦地找新人搭話。而一路下來, 小狸也發現廣大地區的蜂窩信號號不好, 上網基本沒戲。換句話說, 車上的人們是真的在無聊。沒有了網絡, 人們剩下的, 就只有睡覺、發呆和沒話找話。

這讓小狸想起飛機和高鐵, 在這兩個場景下, 看書、聽音樂甚至工作的乘客會相對增多。但也只是相對, 靠發呆和睡覺度過的人仍然很多, 但畢竟時間短, 所以並不能分辨是需要還是無聊。也許在中國, 普通火車真的沒有飛機和高鐵那麼「商務」和「精英」, 但學無聊、學會珍惜時間、學會對自己的人生負責是商務人士和精英的專利嗎? 更何況, 小狸坐的這趟長途列車並不是開往蠻荒之地, 它連接的是中國最繁華先進的兩個大都市, 乘客中需要趕時間的在職人員可能不少, 但放暑假的學生甚至老師、全職主婦、自由職業者卻非常多, 可為什麼會無聊呢?

這又讓小狸想起小時候坐火車, 那時候沒有網絡, 沒有手機, 人們在火車上最常見的消遣方式是看書、看報和打撲克, 其中文化人看正經書報, 下里巴人則更偏愛車站小販兜售、載滿奇聞逸事的小報小刊。撲克也不是現在的鬥地主和扎金花, 它通常屬於學生的群體出遊, 玩的多是需要團隊合作的升級或敲三家。那時候的火車眾生相, 不知為什麼, 不會像現在這麼無聊。

(未完待續)

小狸最近坐了一趟長途火車, 原本二十四小時

小狸最近坐了一趟長途火車, 原本二十四小時的車程, 由於華中大雨而被延長至三十二個小時。在這「漫長」的三十二小時裡, 最讓小狸驚訝的, 是竟然有那麼多的人會如此的無聊。

僅以小狸所在的硬臥車廂為例, 至少在小狸前後溜達觀察期間, 不僅看紙張書的人為零, 看 Kindle 電子書的人為零, 聽音樂的為零, 看電影的為零, 就是玩手机的人也都很少, 除了個人用筆記本電腦工作外, 其餘絕大多數人都只在做三件事: 睡覺、發呆、聊天。

這種現象在最初並沒有引起小狸的太大注意, 因為睡覺可能是人生中最能補腦, 發呆很可能是享受放空或思考之前, 聊天則更可能是源於恰逢知己。但隨著時間流逝, 尤其是進入加班階段後, 睡覺的已明顯看出早已睡飽卻仍在堅持, 發呆的並沒有享受因為臉上已露出各種煩躁, 聊天的也不是發呆因為正滿腦地找新人搭話。而一路下來, 小狸也發現廣大地區的蜂窩信號號不好, 上網基本沒戲。換句話說, 車上的人們是真的在無聊。沒有了網絡, 人們剩下的, 就只有睡覺、發呆和沒話找話。

這讓小狸想起飛機和高鐵, 在這兩個場景下, 看書、聽音樂甚至工作的乘客會相對增多。但也只是相對, 靠發呆和睡覺度過的人仍然很多, 但畢竟時間短, 所以並不能分辨是需要還是無聊。也許在中國, 普通火車真的沒有飛機和高鐵那麼「商務」和「精英」, 但學無聊、學會珍惜時間、學會對自己的人生負責是商務人士和精英的專利嗎? 更何況, 小狸坐的這趟長途列車並不是開往蠻荒之地, 它連接的是中國最繁華先進的兩個大都市, 乘客中需要趕時間的在職人員可能不少, 但放暑假的學生甚至老師、全職主婦、自由職業者卻非常多, 可為什麼會無聊呢?

這又讓小狸想起小時候坐火車, 那時候沒有網絡, 沒有手機, 人們在火車上最常見的消遣方式是看書、看報和打撲克, 其中文化人看正經書報, 下里巴人則更偏愛車站小販兜售、載滿奇聞逸事的小報小刊。撲克也不是現在的鬥地主和扎金花, 它通常屬於學生的群體出遊, 玩的多是需要團隊合作的升級或敲三家。那時候的火車眾生相, 不知為什麼, 不會像現在這麼無聊。

(未完待續)

(未完待續)

生活點綴

吳康民 高齡, 算是他的福氣。他晚年希望落葉歸根, 回到祖國養老, 我曾著文表示同情。雖然對於許家屯的為人, 憑在香港的多次接觸, 覺得他更像一个資產階級政客, 而並非一個度量的共產黨員。而且有關他的私生活, 更多傳聞。他退休後仍作為重要「封疆大吏」, 被派來港, 更為許多人意料所不及。而當年與他共事的江蘇省官員, 如惠浴宇等, 都曾向中央告狀, 指出他行為的不當之處。但不知為何他仍能在港工作多年, 屹立不動。如果不是「六四」事件, 出逃美國, 他是在港或深圳等地養老善終的。

車淑梅

昨天七月十日是本年度香港賽馬日, 我並非馬迷卻也留意到圈中兩位重要的女性, 第一位是去年九月六日首度在香港上陣出賽, 十日已贏得首場頭馬的阿妹蔣嘉琦, 她也是自千禧年五月余詠詩退役之後, 首位獲發香港見習騎師牌照的人氣女騎師。另一位是羽毛球高手, 現任香港見習騎師學校校長 Anne 校長。Anne 校長, 她直言如果即時結束這任務, 也會感到這是個完美的句號, 特別是在嘉琦加入之後, 因為以往她不能走進宿舍, 那是全男班的地方, 現在她可以了! Anne 回想二零零九年第一次接觸蔣嘉琦, 印象一般, 後來她堅毅勤奮, 不怕吃苦, 是「天生運動員」! Anne 最欣賞阿妹那種總是沒不經意, 沒有被勝利衝昏頭腦的態度, 最難忘那次阿妹策騎「君子協定」受傷, 經檢查後, 驗出手指骨裂了要養傷兩個月之久, 在此期間她沒有鬆懈, 一直爭取改善自己技術的不足, 自我加強訓練, 再出賽時令人眼前一亮, Anne 非常感動!

七嘴八舌

小臻 經常對人不對事, 連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都忍不住出聲批評: 「早期的版修訂條例及最近的醫委會草案, 原意是回應民意改善政策, 根本不涉政治問題, 相關業界亦已有共識, 但偏偏去立法會「埋門一腳」, 卻有政黨及議員因不滿某人做特首等政治理由, 突然反骨不惜犧牲廣大市民利益。這些是「小學雞」、不負責任及不顧大局的表現, 我很沮喪。」其實除了反映不負責任、低水平外, 更明顯反映出他們做議員的目的是拖垮政府, 絕非為港人做事。所以現在多了人想移民, 政府非要負責任, 搞到香港不安寧的議員, 社運政客才要負主要責任。淺略分析他們為何那麼恨梁特首? 人「上台就叫他下台, 只能說他們知道「這個特首夠硬淨, 不好欺負」, 所以千方百計抓他痛腳, 向他潑污水, 凡是能提出的都歸咎於他身上, 幸好特首真夠硬淨, 否則又要「換人」, 似乎中央也看透了香港政壇的人水準去到哪水平, 有些所謂「民意」代表只是玩把戲, 每個特首他們都不滿意。看看有實際經驗特首適合的林鄭司長的評論, 曾非同一陣營, 反對過他的何柱國、林建岳都變成支持他, 他就知道。俗語說「海上扒龍舟, 岸上有人見, 有誰支持, 有誰偷懶都一清二楚。在市民角度, 不少人感受到他在努力為港工作, 反應很快, 只是社會泛政治化的環境讓

網人網事

網人網事 小狸最近坐了一趟長途火車, 原本二十四小時的車程, 由於華中大雨而被延長至三十二個小時。在這「漫長」的三十二小時裡, 最讓小狸驚訝的, 是竟然有那麼多的人會如此的無聊。

僅以小狸所在的硬臥車廂為例, 至少在小狸前後溜達觀察期間, 不僅看紙張書的人為零, 看 Kindle 電子書的人為零, 聽音樂的為零, 看電影的為零, 就是玩手机的人也都很少, 除了個人用筆記本電腦工作外, 其餘絕大多數人都只在做三件事: 睡覺、發呆、聊天。

這種現象在最初並沒有引起小狸的太大注意, 因為睡覺可能是人生中最能補腦, 發呆很可能是享受放空或思考之前, 聊天則更可能是源於恰逢知己。但隨著時間流逝, 尤其是進入加班階段後, 睡覺的已明顯看出早已睡飽卻仍在堅持, 發呆的並沒有享受因為臉上已露出各種煩躁, 聊天的也不是發呆因為正滿腦地找新人搭話。而一路下來, 小狸也發現廣大地區的蜂窩信號號不好, 上網基本沒戲。換句話說, 車上的人們是真的在無聊。沒有了網絡, 人們剩下的, 就只有睡覺、發呆和沒話找話。

這讓小狸想起飛機和高鐵, 在這兩個場景下, 看書、聽音樂甚至工作的乘客會相對增多。但也只是相對, 靠發呆和睡覺度過的人仍然很多, 但畢竟時間短, 所以並不能分辨是需要還是無聊。也許在中國, 普通火車真的沒有飛機和高鐵那麼「商務」和「精英」, 但學無聊、學會珍惜時間、學會對自己的人生負責是商務人士和精英的專利嗎? 更何況, 小狸坐的這趟長途列車並不是開往蠻荒之地, 它連接的是中國最繁華先進的兩個大都市, 乘客中需要趕時間的在職人員可能不少, 但放暑假的學生甚至老師、全職主婦、自由職業者卻非常多, 可為什麼會無聊呢?

這又讓小狸想起小時候坐火車, 那時候沒有網絡, 沒有手機, 人們在火車上最常見的消遣方式是看書、看報和打撲克, 其中文化人看正經書報, 下里巴人則更偏愛車站小販兜售、載滿奇聞逸事的小報小刊。撲克也不是現在的鬥地主和扎金花, 它通常屬於學生的群體出遊, 玩的多是需要團隊合作的升級或敲三家。那時候的火車眾生相, 不知為什麼, 不會像現在這麼無聊。

(未完待續)

百家廊 悟空